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来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

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為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為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勳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

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歳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嶽韜峰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輝宜息安可以兹傍統叨據温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

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戸物二萬叚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為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

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
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
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并州都
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
督謚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遥授
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

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既為則天所惡所司希㫖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為沔州刺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為葛王又改上金封為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

率出為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
上金素節謀反名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
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
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
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為嗣澤王先是義
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
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
初封素節子璆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

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腹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令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名義珣為嗣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為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為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

遞相譖毁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毁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悦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

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為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為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為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為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

監門將軍卒璀開元十一年為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遽譴璀為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絶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為嗣澤王江王禕為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為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為濟國公嗣趙王琚為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為澧國公璀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璆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璀晚有子命璆子益為嗣及卒有觧需

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盆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為嗣澤王降為鄅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禄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禄大夫璆友弟聰明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闥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

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

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勑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

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因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傔若不及傔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為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名詰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鴈

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婚贄彼禮但成謡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内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腠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

純確既承朕命奄欻不言因玆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
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
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
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跡也號者
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為孝敬皇
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
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為製叡德紀并自
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猒

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為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

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為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為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為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

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為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

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

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壼奥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戸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宫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為賢撰少陽政範及

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黄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於東宫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賢為庶人幽于别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别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追封賢為雍王神龍

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樂安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年封犍為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絶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宫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歷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為相王許出外邸

睿宗諸子五子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戸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遥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虢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為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為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雅弋獵伎樂飲謔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

以外枝為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内讌言之以為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僣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宫中十餘年每歲被勑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

眷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
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
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為宗正卿同
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轝幸陜蕃渾之衆入
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為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為
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
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
更令同正員嗣邠王承寀至德二載封為燉煌郡王加

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懐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為妃冊為毗佐公主迴紇著勲承寀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為中書令奏請寕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章庶人生懿徳太子重潤後宫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為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歷初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邵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為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

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𡨋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為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為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歷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為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

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
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
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
玄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
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
臣恓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
聖顏雖沒九泉實為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

報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為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為江州司馬便道詣

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為天子溫王重茂為皇太弟自署為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

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

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絶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
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縶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
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
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剌舉冀其悛改以怙
恩榮而詿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
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
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
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

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歷元年封義興郡王
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
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遥授揚州大都督二
年秋立為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
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
璬等皆主婿年少唯以蹴踘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
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

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並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

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名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

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
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雅從
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
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
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
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
往罹構閰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
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

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為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為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宅與鉷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

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歷三年封北海王神龍
初進封温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遥領并州大都督未出
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為帝而自臨朝稱
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别所景雲
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
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
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為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頴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素節異腹之胤乎覆載胡忍產茲鴆毒悲夫孝和母嚚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支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臼申生䜣為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舊唐書卷八十六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許王素節傳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新書儀鳳三年裴居道傳○臣德潛按居道係太子妃兄附高宗諸子

孝敬皇帝弘下殊不合體新書入外戚傳中為允

章懷太子傳子守義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新書

桂陽郡王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八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為濮

州司倉叅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黄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已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悦謂左右曰我

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
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
勗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
后報曰汝若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為
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
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為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
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
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

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絶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為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為内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

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竪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

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擔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因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又磧北迴紇南向

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先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於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舋倉卒
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

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炎長子彥先後為太子舍人從子佃先後為工部尚書

劉禕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為孝慈里母

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為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

懿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褘之有姊在宮中為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褘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巂州歴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褘之居家孝友甚為士族所稱每得俸禄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

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内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縁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疋因

謂侍臣曰夫為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載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殁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為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

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為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為耻願戢萬乘之威且寛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

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禕之既下獄睿宗為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為必見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

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絶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褘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為巫州司法思鈞為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褘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

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罷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

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

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徙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椽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啓

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踈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

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

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内史並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

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
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
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
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
一人之身所闕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
鮮有敗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
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又聞從政莅官不
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

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齓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猒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獘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

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皐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令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

慼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為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為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

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為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為遂良所構永徽初繼授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强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為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為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即乾祐之

孽子也强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鳯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為之是歲又遷鳯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内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乃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郛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為洛水衝注常勞

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鋭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簒奪况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卧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

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

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徳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徳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徳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

思止後竟為昭德所繩㮳殺之旣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為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强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禄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覇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

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强盲聾下人勿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徵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勑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須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駮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

美引懲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慴氣一切奏𤅢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令有秩之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覲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鋭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為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

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横絶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壊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絶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顔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為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

言姚璹曰昭德身為内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
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
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
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
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
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
强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
以歷詆堋隍府寺樹勣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

福善業虧嫉惡名紱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闚覦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

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咸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為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為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為

僾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
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並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固
宜難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為臣機巧蒞事
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為皇太
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
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訣
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卧代我勞
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

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謙御下以柔
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
必終蓋由道乏弘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
以丘憯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
扶持自取誅夷人誰猥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禕之履
行貨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
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舊唐書卷八十七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裴炎傳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新書永清縣男

魏玄同傳垂拱三年封鉅鹿縣男○新書永淳元年封

李昭德傳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新書滄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舊唐書卷八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　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　蘇瓌子頲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徵殿舊制多未

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揺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

史引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横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荅

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為司屬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為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

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叅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欵狎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叡

之姿岳峙泉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以来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寠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餧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為天下之所尊

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幽賛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淩西土編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蒋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養德之秋

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内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宮闈兼之僕隷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顔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徽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悦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況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上

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為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冲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東宫廢出為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㫖出為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歴豫虢等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襃美長安初入為

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内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為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賫

物五百叚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
青光祿大夫俄授黄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
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名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
仍拜黄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謚曰
温子長裕膳部員外郎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
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
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
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為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

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名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頹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来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凶黨来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

日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懐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昜使海内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徳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别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説之會使士

庶觀聽有所發揚弘奬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内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兹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兹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

叡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
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
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
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
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
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
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鸇
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

深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宫毁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寛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

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廻聖察昭然詳究周興神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但恐往之得罪者

多並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儻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

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
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
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
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
下臨朝軫歎屢以為言夙夜慙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
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
廷物議莫不重内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

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為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内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録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

餘徵為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為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為黄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虚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

庫之内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縁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

慧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
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
蟄虫在土種類實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
害可知聖人慈悲為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
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
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儻水旱為災人至饑餒
吏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槩日豈
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

極爲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戸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

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淩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

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設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

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内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

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令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

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遥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為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尋日出為許州刺

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為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温等改削藁草嗣立時知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為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廵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戚為憲司糾劾因兹出貶

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
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
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
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黄門侍郎前
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来莫與為
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
開元初為碭山令為政寛恵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廵縣
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

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盖嘉運恃託中貴公為非法兼偽叙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今歲吏部選叙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

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為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為政人用稱之三遷為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為馮翊太守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世為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黄門侍郎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為来俊臣所陷則天手勅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

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為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貴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

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叅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為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為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

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馬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義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兖國公賜實封二百户加銀青光禄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

之者其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為劒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寛仁為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歴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為蒲州象先為刺史仍為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人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録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觧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為

始録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為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懐思之按察使停入為太子詹事歴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象先弟景倩歴監察御史景融歴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

太守陳留郡太守並兼採訪使景獻歴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晩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累

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㸃先
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叅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曽孫也祖
夔隋鴻臚卿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
士累授豫王府録事叅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皆
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
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
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以明

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删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為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勅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

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

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韋庶人名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

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壞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温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揺内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寮屬僉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

月甍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内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衮九命為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起宫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刋削韋氏

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户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璟子頲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

出題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頲起復為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頲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卿歎息中

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頲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巂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

連謀將為内寇頲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首院首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頲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頲性廉儉所得俸禄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册以示將來

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為美譚今古舊事昭然可覩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叅謀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殁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

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
尚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出獵
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
頲弟詵冰又詵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
拜給事中時頲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詵所授玄宗曰古
来有内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
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
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為虞部郎中又為職方郎中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勗既博學有美名甚為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為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

倰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琅邪王冲私書往
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瓌四代孫翔文宗太和四
年釋褐文學忝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
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
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
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畫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
翰而曽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遥無忝父風

寧慙祖德謚温謚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
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
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稾温樹始彰故知
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
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
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專權預謀者十有

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
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𩒺唯公是相以儉承家
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
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懐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
廷無慙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舊唐書卷八十八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韋思謙子嗣立傳若循其始終是吉人○終字下闕一字

陸元方子象先傳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通鑑綱目象先入相俱在二年新書亦然此應誤

元方從叔餘慶傳道士司馬承禎法成等交遊○法成新書作懷一

衆先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參軍文學○四代孫不詳其名應闕

蘇瓌傳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沈炳震曰瓌從父兄幹父名勗瓌父不應亦名勗新書本傳不書宰相世系表名亶宜從新書表

瓌子頲傳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云云玄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互異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